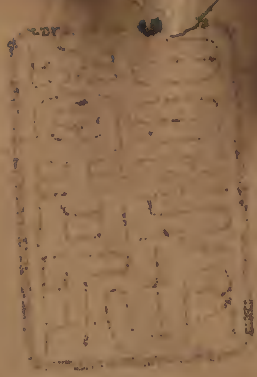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百八十一之三

五十五



漢書門類			
三〇〇	一五〇	五三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五九	五三四	漢書
函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55 )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淺草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時較釋

帝王部

一百八十一

惡直疑忌 無斷

惡直

傳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又曰有犯而無隱故古之良臣挺蹇諤之志勵骨鯁之節中懷忠愛情均休戚故有犯顏色觸忌諱獻替可否補救闕失言必逆耳

事乃利國自非人主廓容納之量克已降意則龍鱗人逆鮮或不怒至有勵斧鉞以震威建官司以監謗下幽禁之詔行黜棄之典乃使良士結舌嘉言攸伏良可戒哉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誠哉為邦之丕訓也

夏干桀淫虐諸侯咸叛閔龍逢引皇圖而諫桀以為妖言焚皇圖而殺龍逢

商王紂既淫亂微子諫不聽乃與太師箕子謀去之此十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

為奴紂又囚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

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

人謗王召公諫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民不堪命矣王怒

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

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

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

又諫之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漢文帝時袁盎為中郎將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

調為隴西都尉調選也

景帝即位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迫近憚之以其敬恭

履度故徙奮為諸侯相

武帝時汲黯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選為

東海太守召為主爵都尉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狄山為博士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於帝前山曰和

親便帝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言難可高帝

欲伐匈奴太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蕭然猶騷然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謂詒謀於天

下寒心數月懼於兵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訖景

身更不議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已

空虛邊大困貧繇是觀之不如和親帝問湯湯張湯

曰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

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帝作色曰吾使

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博士之官故山曰不能

日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鄣音之向切謂塞

為城因置吏士而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度計也見詰

為鄣蔽以折寇也曰能乃遣山乘鄣乘登也登至月餘匈奴斬山

頭而去是後群臣震讟

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後帝意亦解劉輔以美才擢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後減死罪一等論鬼薪

哀帝寵董賢爲大司馬賢年二十二帝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帝飲醉從容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閔在坐進諫曰昔周成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耳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社稷輸人邪帝默然不悅終以失旨貶爲郎署後漢光武建武中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率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尚書令申屠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

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剛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

和帝時侍郎光祿大夫李法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

安帝時蘇章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

成初世爲尚書郎安帝時掌侍樊豐與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初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

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順帝時宋登爲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繇是出爲潁川太守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疏言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送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

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太宰楊秉維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  
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  
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  
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  
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  
宰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靈帝時樂巴爲議郎時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被誅  
巴以其黨復譴爲永昌太守以功自效辭病不行上  
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

殺

張鈞時爲郎中以中宰侍張讓所在貪殘爲人蠹害  
乃上書曰宜斬十宰侍縣頭南郊可不須師旅而大  
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  
致維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屐視事  
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宰侍固當有一人善  
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阿旨遂誣奏鈞學黃  
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二月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

行戈獵帝大怒陵滅死罪一等

鮑勛爲宮正時文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

蘇則爲侍中文帝時人多饑困而軍數出又兼治宮室則數面諫繇此帝頗不悅其後出爲河東相

晉武帝時詔齊王攸將之國祭酒曹志建議以爲不當遣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宰鄭默於是有所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

何雄爲河南尹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元帝爲晉王時奉朝請周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寧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



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德  
繇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

後周宣帝爲太子時武帝顧命曰內史王誼社稷臣  
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及卽位憚誼剛正出爲襄  
州總管

劉行本掌朝下大夫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  
旨出爲河內太守

隋高祖初卽位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穎楊  
愬亦依違從之唯內史令李德林固爭不可高祖作  
色怒曰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

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斑例授上儀同進  
爵爲子

煬帝時盜賊不止天下大亂納言蘇威每諷諫帝彌  
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  
益怒之

梁毗爲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  
役部兵煬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  
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蕭瑀爲內史侍郎時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瑀進  
計其圍乃解其後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

倖勢何能爲以其少時未散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  
因出之爲河池郡守卽日遣之

張虔威爲謁者大夫時煬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  
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

許善心爲給事郎大業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  
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

唐德宗貞元中袁高爲給事中以切直忤旨時宰相  
齊映連請以高爲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  
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公主帝之長女昭

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  
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帝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塋  
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塋今於行  
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  
安夭亡不欲於此爲塋壠且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  
甚微不合閔宰相論列公輔忽進表章都無道理但  
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比拔擢爲腹心乃負朕如  
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  
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  
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

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以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蕭復爲相扈駕奉天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秉政損黷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懇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

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帝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德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後遂罷之

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瓘爲招討使右補闕孟簡拜疏論之坐忤旨出爲嘗州刺史

錢徽爲翰林學士淮蔡未平徽以連年征伐不息與蕭俛俱在宥密迭上疏請罷兵因忤帝旨除右庶子罷內職

裴鄰元和末爲起居舍人時有術士柳泌鍊藥帝惑之鄰上疏請令術士先嘗其藥以是忤旨貶江陵縣

令

文宗太和六年百姓上官與殺人危死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王彥威累上疏以激切忤旨又咨於執政辭許氣盛除河南少尹

疑忌

自古駕御豪傑彈壓區宇必推已以及物執中以作孚坦蕩為懷從容肆體堯舜禹湯率繇是矣暨周成惑群叔之說姬旦有東山之遷鴟鴞之詩義形怨刺厥後勲高佐命威足震主爵祿不足以充其賞禮法不足以扼其勢優崇斯至猜惡彌甚比諸芒刺視如

土芥加以讒構相攻誣讖符合久操兵柄頗得士心或車服僭差交結靡間或以勞自負不慎厥終故雖漢高之豁達光武之寬容去就之間猶不免乎嫌忌矣矧乃天資峻刻舊惡是念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書曰任賢勿貳又曰任賢繇已蓋聖哲之明訓也

漢高祖征陳豨還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母收稟為禽獸食

稟禾稗也言恣人田之不取其稟稅也稟音工老切稗音二旱切帝大怒曰相國多受

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

尉侍

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前問曰相國胡大

罪陛下繫之暴也

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

帝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

吾苑以自媚於民

媚愛也求愛於民

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者陛下柰何乃

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

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

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

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

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景帝時周亞夫為丞相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

大箑

箑大鸞音側吏反

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

尚席取箸

尚席主席者也

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

帝言賜君

食而不設箸此繇我意於君有不足乎

亞夫免冠謝帝帝曰起亞夫因

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竟下獄死

武帝時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及為

大司農帝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

治行謂莊嚴

帝曰吾

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

義縱為右內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

已病愈也言帝久病既愈忽然即幸其泉

道不治帝怒曰縱以我為不行

此道乎啣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  
 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武帝使楊可王告緡没入其財物縱捕為可棄縱市  
 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沮壞也  
 宣帝初即位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帝內嚴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  
 天子從容肆體甚安逝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  
 俗傳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後漢光武時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  
 梁令閭楊楊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  
 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

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  
 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魏太祖初為董卓所辟太祖變易姓名聞行東歸過  
 故人成臯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俱在備賓主禮聞  
 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  
 人無人負我遂行  
 周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初欲以女妻之不  
 疑不敢當帝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  
 及倉舒卒帝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帝  
 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帝持法峻

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泣嗟痛之然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帝後亦殺之

楊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主簿嘗出行籌太祖有問外事乃逆爲荅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袁紹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文帝時臧霸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初霸遣別軍在雜會太祖歿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州霸謂休曰

國家未肯聽霸爾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晉宣帝以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深忌牛氏遂爲二楯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

金 景帝夏侯后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鳩終

夏侯玄爲景帝所執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帝

日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咸越席而迎繇是惡之

文帝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侍中鄭小同詣之還謂之日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帝猶疑而鳩之卒

王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武帝太始初石苞督揚州時諸葛誕初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

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祐曰吳人每來嘗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祐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帝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嘗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仲自



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  
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

明帝時羊鑑爲少府及王敦反帝以鑑敦舅又素相  
親黨微被嫌責

孝武帝時謝安爲太傅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簡行  
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帝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  
王道子昏瞶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  
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儉誠之徒以安功名盛極  
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嘗召桓伊飲讌安侍坐帝命  
伊吹笛伊神色無迁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

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  
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  
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  
乃許詔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  
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不可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  
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慊  
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埒其鬚曰  
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後魏道武時鄧淵爲尚書吏部郎謹於朝事未嘗忤  
旨其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

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繇是道武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庾岳道武時爲司空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宮岳將家僮治之侯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於人君道武時既不豫多所嫌惡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

賀狄干世爲將初道武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道武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爲業慕而習之故忿焉

既而殺之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干俱死

後周武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小冢宰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譚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

隋高祖禪位後封宇文忻爲杞國公帝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頴言於帝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

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類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帝繇是微忌焉以遣去官

楊素為尚書左僕射貴寵日隆朝臣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毘抗表言素作威作福高祖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家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

王雄為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穎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帝惡其得眾陰忌之不欲其典兵焉乃冊為司空亦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

薛道衡為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與素善高祖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命簡較司徒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噎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

後爲濟州刺史上表求致仕煬帝謂內史侍郎虞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旣至上高祖文皇帝頒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何者使高穎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穎耶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

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日東時年七十天下  
冤之

煬帝卽位初楊素爲僕射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之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與隋同分欲以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嘗恐不死

竇杭爲幽州總管時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帝恐杭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時李子雄爲江州刺史坐事免素進子雄受大將軍

元善爲國子祭酒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嘗言於帝帝初然之及頴得罪帝以善之言爲頴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

蕭琮梁蕭啓之後雖復羈旅見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旣被誅復有童謠言其復起煬帝繇是忌之遂徙其家未幾而卒

宇文弼爲禮部尚書以才能著稱煬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弼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過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天下寃之

李敏娶周樂平公主女宇文氏爲光祿大夫大業十年煬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與其引決敏繇是大懼數與李渾及渾兄子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鳩而終

庾質爲太史令煬帝性多忌尅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繇是出爲合水令

元弘嗣爲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中煬帝復征遼東會  
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  
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遣執之送行  
在所以無反行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楊注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  
持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注而屏人  
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注帝疑之出  
爲梁郡通守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  
突厥所圍欲潰而出子蓋諫曰萬乘主豈宜輕脫望  
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  
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大重  
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  
子蓋默然不敢對

魚俱羅爲碣石道將軍征高麗還江南劉元進作亂  
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  
盜如市俱羅擊賊帥來燮管崇等無不捷然賊勢浸  
盛散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雒  
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於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

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鑠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於東都市家口籍沒

唐太宗貞觀中李君羨爲左驍衛大將軍武昌郡公貞觀中有謠言當有女主王天下太宗惡之後當宴三品已上遣作酒令仍各稱其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其後竟以事誅之至天授中則天復其官爵

魏徵爲特進知門下省事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徃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

德宗時嚴震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忽遽行幸梁州山南地素貧福又遭連山賊剽劫之後雖云十五州之地其寔未敵江南三數縣戶口震悉心供應人旣不擾事亦不闕然累奏百姓困竭須使支持帝以爲

結恩於百姓也

嚴懷志以涇原裨將隨渾瑊會吐蕃背盟懷志等陷沒居吐蕃中十餘年逃入以西諸國爲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海而歸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徵詣京師德宗以懷志處蕃久不欲令出外囚之伏內順宗卽位始釋之初懷志之陷父母俱存及歸父母皆歿妻嫁佗人

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爲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繇是與漢衡俱免及漢衡歸獨留蕃中吐蕃尚浮屠法溫因求爲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吐蕃事囚焉順宗卽位釋之與嚴懷志俱授中郎將

憲宗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十三年襄陽節度使李愬奏請判官大將已下官凡一百五十員帝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李晟渾瑊之勲業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後唐莊宗在鄴時明宗爲相州刺史天祐十三年滄州小較毛璋以城歸欵莊宗命明宗率師至滄州慰撫軍民明宗旣至毛璋開門迎謁遣璋入覲軍城又安時書吏誤爲申狀云某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覽



狀大怒曰諱

諱明宗名

反邪時末帝掌莊宗親軍在帳下

顧謂末帝曰爾父固予所悉此蓋王建立安重誨戲

予斬二僕之首而還末帝惶恐既而明宗旋師行臺

斬其書吏謝之乃移安國軍節度使李存審鎮滄州

承制授明宗安國軍節度邢維磁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

安金全為朔州刺史事莊宗為騎將莊宗神勇冠世

而性忌不欲臣下勝已故金全與王建及位不踰刺

史移稱疾以避禍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以內皇城使安重益為陳州刺

史去冬秦王之釁重益將騎追王至府廨出之伏下

害之至是帝心惡之不欲在左右仍令典方州

三月遣供奉官王延悅劉贊各以玉帶金錯刀賜秦

州張延期興元張虔劉竺帥各進潞王書疑其兩端

故有是賜

無斷

傳曰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此優游不斷之

謂也自漢而下居民上者或失於剛克之訓存夫兼

容之道淑慝斯混失於洞分幾微有初聞於先見不

能斥去邪說割絕私愛念宗社之大計思邦國之永

圖而乃牽於文義制於近習惑於衆多之說迫於權倖之勢以至猶豫靡決禍釁旋構噬臍無及發矢莫進蓋夫當斷不斷其爲害大矣誠方策之深戒焉

漢元帝時蕭望之死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弘恭石顯憚之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清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帝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

何邪斷斷忿嫉之意也斷音牛斤切興者傾巧士謂帝疑堪因順指

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帝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今宜奈何興曰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帝於是疑會城門較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帝因發怒免豐帝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爲文義所牽制故不斷宣之業衰焉



成帝時太將軍王鳳用事會日蝕京兆尹王章素剛  
 直敢言乃奏封事請退鳳章每召諫帝輒辟左右  
日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弘者太后之  
從父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  
 上疏乞骸骨謝帝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  
 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  
 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嘗用無一功善陰陽不  
 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  
 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  
 易曰折其右肱豐卦九三爻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  
辭也肱臂也

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空廢

職任徒受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

遠流放又重自念重音直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

身靡骨死輦轂下靡碎也音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

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誠實日月益甚不

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

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

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

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巍巍高貌重進退於

國為厚萬無纖芥之議論者不云唯陛下哀憐其

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帝少而親倚鳳

弗忍廢乃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

臻咸在朕躬婁古屢字將軍乃深引過自干欲乞骸骨而

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周書雜語載成王告周公

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

瘳稱朕意焉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帝使尚書劾奏

章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晉武帝知太子即惠帝也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

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時朝廷咸知

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

今太子決之太子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

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

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帝覽而大悅

太子遂安又賈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

華溫顛向秀和嶠之徒皆與任愷善楊珧王恂華廣

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晏於式

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

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

惠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

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

之互市焉賈后將誅楊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

孝武帝時會稽王道子荒恣博平令吳興聞人爽上疏陳之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兖州殷仲堪爲荊州王恂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繇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

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隋煬帝時趙才爲右侯衛大將軍帝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

唐高祖時太子建成令楊文幹起兵及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監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擣勦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

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  
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  
四妃更爲建成內請封倫又外爲遊說高祖意便頓  
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唯責以兄弟不能  
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  
淹等並留之雋州後太宗宴於建成宮中毒高祖乃  
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計尅平宇內是汝大功  
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美志建成自居東宮多  
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  
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雒陽自陝巴東悉宜主

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  
曰今日之授實非所願不能遠離膝下言訖嗚咽悲  
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有通過之事况吾四  
方之主天下爲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憶汝卽往無  
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雒陽  
旣得土地甲兵必爲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  
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雒陽  
非嘗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  
遂停

玄宗天寶十四載時肅宗爲皇太子安祿山至雒陽

有詔以太子監國召宰臣楊國忠韋見素謂之日皇太子仁孝朕尋欲傳以大位今遇寇難委之監國正副朕懷事寧之後朕當高枕耳帝往在東宮恭謹仁孝日聞于外百姓思傳寶位十餘年矣及下詔之日國人相賀楊國忠專宰朝政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盛言國忠號國夫人罪惡六軍將士皆切齒願除其黨以解國難國忠大懼聚族而哭入而號訴於貴妃妃悲號銜土請命于玄宗翼日有司進儀注遂寢而不行天下失望

代宗時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畏憚垂入相者數四帝憚載有內外之助竟不能決猶是依違累年竟以憂憤遘疾薨海內痛惜之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在奉天靈武留後杜希全監州刺史載休顏夏州刺史時嘗春合率兵六千赴難將至帝召宰相盧杞關播與白志貞渾瑊同議來路利害杞與志貞以漢谷路爲便瑊曰漢谷險隘必爲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適附栢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敢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漢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卽此

出兵應接更取乾陵路過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  
城斬伐松柏以夜繼日驚動多矣况又城中事危諸  
道救兵不至唯希全等率先赴難所繫不輕若此軍  
得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則朱泚可以計破杞曰  
陛下以順討逆豈同逆賊乎若令希全等北來卽是  
自驚陵寢白志貞後贊其言帝重違之遂命取漢谷  
路景子希全等軍至漢谷路果爲逆賊邀擊奪據水  
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連擊殺傷頗甚

文宗開成三年正月五日宰相李石自親仁里將曙  
入朝盜發於故郭尙父宅引弓射石矢纔破膚馬逸  
而廻盜伏坊間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  
第帝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  
士二十人衛從是日京師大恐嘗叅官入朝者九人  
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授荆南節度使  
李訓之亂起石於嘗僚之中付之衡柄石忘身徇國  
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  
惡之伏戎加害帝深知其故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  
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中書奏曰諸道節度防禦刺史  
各著功名並全忠孝洎蒙昇獎皆荷渥恩雖萌爲治



丹元子集 無斷 卷之二十一  
之心未展分憂之効况聞藩府不可以久虛侯伯不  
可以久缺藩府虛則兵不輯侯伯闕則化不行繇此  
觀之爲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得輒離治  
使從之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于邊或在闕下皆  
遣人權典後事人望旣卑法多掎斂時議甚危之宰  
相故有是奏帝雖依允終却遲留及後王室危難釁  
起鄴都率深此也

四年三月壬戌宰相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府  
財帛勞軍以軍情有變故也其辭畧云臣竊知內府  
所積有餘租庸贍軍不足今內外諸軍室家不能相

保儻非此時安卹臣懼人心離合表奏不報時知星  
者上言昨夜惡星入大庫宜散帑藏以給三軍又奏  
流星犯天棊主御前有急兵宜爲之備帝召宰臣於  
便殿劉皇后出宮中粧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喜等  
三人調宰臣曰外人不知謂內庫金寶無數諸道所  
進旋以給賜今宮中有者卽粧奩纓繻而已可市之  
贍軍革等惶恐而退時出錢帛給賜諸軍樞密使張  
居翰李紹宏宣徽使李唐王供奉內使景進各獻錢  
幣數千以助賞軍是時編昨饑饉軍士之家乏食連  
營婦女掇蔬於野衛軍日望頒給復怨租庸刻削月

糧諸軍騰口流言不息幸臣延英奏對每請出內府財以給諸軍帝將行之尋爲劉后所沮而止旣而鄴城變擾軍人幸其搖動縱行優賞不滿其心至是積錢帛金銀賜之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方與賞錢莫吾陳力一何謬也議者聞之知禍亂旦夕矣閔帝時未洪寔與康義誠有隙應順元年潞王據岐陽將稱兵向闕二月辛酉義誠將議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日義誠與洪寔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寔言自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跡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

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寔反矣洪寔曰公自惟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寔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命逐洪寔旣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

廢帝清泰元年六月三司使劉昫上言天下州郡於天成二年括定稅率迄今八年近有民於本道及詣闕訴田不均乞簡視累行蠲放漸失賦租請朝臣中選清強巡行簡視從之昫奉詔便欲曉諭樞密使韓昭裔言俟更詳議其事不報帝猶豫少決皆此類也

册府元龜 無斷

卷之一百八十一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卷之一百八十一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一百八十二 總序 仲尼有言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斯並穹昊有命曆數在躬大庇生民奄宅區宇者也其或真人未應中夏多難本非靈心之所眷暫為人望之攸屬或紹承於大統或專據於一方雖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一百八十二

總序

仲尼有言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斯並穹昊有命曆數在躬大庇生民奄宅區宇者也其或真人未應中夏多難本非靈心之所眷暫為人望之攸屬或紹承於大統或專據於一方雖

册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一百八十一

復置宗祊改正朔建官以治嚮明以朝然與受河雒之符應龍馬之紀者殊矣故載籍譬之閏餘明其非正焉昔庖犧氏繼天而王德始於木其後三正五運迭相紹襲而共工氏雖伯九州自謂水德居犧農水火之間非其序也故不載於易不見於書茲閏之始也降及嬴秦雖并六國亦自謂水德復在周漢水火之間又非其序也故高祖弗之繼班氏謂之伯此亦共工氏之比也其後建安失御三國分峙魏文受山陽之禪都天地之中謂之正統得其宜矣劉先主僻處梁益孫大帝遠據江吳自竊尊名靡有神器誠非

共工之匹然亦異於正統故同爲閏焉劉氏雖爲孝景之後有季漢之稱蓋以赤伏之數已盡黃星之兆又彰不足據矣及晉元南遷五胡迭盛瞻烏之嘆生於中原餘分之基傳於江左汜夫典午陵替靈寶篡迫故宋武撥亂而起焉及元徽兇惡天王肆逆故齊高帝政而代焉暨東昏奢淫蕭懿被殺故梁武興兵而取焉逮江陵不守貞陽被廢故陳武假名而興焉雖則自謂水火木土之運然而都邑居於下國聲教隔於中州永初始基不能混一長城失德歸於夷滅城郭翦而無餘宗祀倏而俱滅隋氏早已受宇文之

禪應炎上之德則此與夫為虞賓助周祭者殊矣故亦謂之閏焉其後唐氏衰微朱梁凌奪雖則稱金行宅天邑然而莊宗以長安之屬籍總大鹵之兵威自是中興殄茲仇敵首藏於大社家靡於遺統斯亦不得為正矣故繼之于閏共工之迹舊史無聞然秦氏而下凡八朝焉以其聲名文物憲章禮樂方冊所紀咸有可觀至於昏弱之迹凌夷之政亦可為鑒戒代厥盤盂今並著之于篇若夫王莽桓玄之類皆不終其身自取其斃唐末諸方鎮或功德無聞或封疆至小並存別部不得預於斯焉凡七十八門

氏號

誕生

名諱

氏號

自秦盜周鼎二世而滅赤伏之末孫劉並起江表四代介于南紀東魏析派高齊逼禪逮于朱梁遂移唐祚率非五行更代之序乃當紫色餘分之目其於命族之本系享年之修促號謚之稱傳襲之數咸用討於史牘類例比次蓋有條而不紊披文而可見也秦始皇姓嬴氏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孫取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

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阜旒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謂錫之玄玉妻以姚姓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為裕氏二曰若本實為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湣一作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

力事紂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等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徐偃王作亂臨淮有徐縣古徐國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趙城在河東永安縣造父族繇此為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襄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大丘今槐里也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而大駱娶中侯之女生子成為適乃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隴西縣



秦復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  
 伯公伯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咸叛  
 之西戎反王室滅大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秦仲  
 也八年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  
 二十二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  
 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  
 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垂  
 大夫莊公居其故西大丘生三人其長男世父曰戎  
 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  
 其弟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年卒太子代立是為襄公

襄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襄公將兵救周戰甚  
 力有功又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  
 之以其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  
 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十二年卒文公立  
 四十八年文公天子卒謚為靜公靜公之長子為太  
 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靜公子立是為寧公  
 寧公立十二年卒有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  
 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太庶長弗忌成  
 壘三公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  
 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二十年武公卒立其弟德公



德公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  
繆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立三  
十七年用繇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  
西戎三十九年繆公卒有子四十人其大子瑩代立  
是爲康公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五年卒  
子桓公立桓公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十年  
卒子哀公立哀公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夷  
公子爲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十二年  
卒子厲其公立厲其公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躁公

十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自殺太子昭子蚤  
死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十年卒子獻  
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十六年  
卒子惠公立惠公三年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迎  
靈公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獻公二十四年卒子孝  
公立孝公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是爲惠王惠王  
十四年更爲元年至十四年卒子武王立武王四年  
卒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王五十六年卒  
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二  
年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子胡亥













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  
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順之生帝齊中興  
二年四月梁王受禪卽皇帝位母曰獻皇后張氏帝  
在位四十九年年八十六太子綱紹位是爲簡文帝  
母曰穆太后丁氏在位三年爲景侯所廢年四十九  
武帝第七子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  
南北秦九州諸軍事湘東王繹卽位于江陵是爲孝  
元帝母曰文宣太后阮氏在位三年江陵爲西魏所  
陷帝遂遇害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立是爲敬帝母  
曰夏太后在位二年禪于陳帝薨於外邸年十六

後梁宣帝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中大通  
三年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瑯琊  
彭城二郡太守東陽州刺史及江陵陷爲周太祖所  
立稱皇帝於其國在位八年年三十四太子毓立是  
爲明帝在位二十三載年四十四太子琮立二年隋  
文帝徵入朝因留不遣

陳高祖武帝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  
寔之後世居潁川寔玄孫准晉太尉准生康康生達  
永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  
山水遂家焉達生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









南齊高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卯生

武帝以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縣之清

溪宅其夜陳孝后高帝母劉昭后帝母也同夢龍據屋上

故小字龍兒

梁高祖以宋孝武太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

夏里三橋家初帝母張后嘗夢抱日已而有娠其後

忽見庭前昌蒲花光采非嘗遂取吞之是月生帝將

產之夕有異光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簡文帝以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

孝元帝母阮脩容夢龍罩其床一云夢月墮懷中天監七年

八月丁巳生帝于後宮舉室中非嘗香有紫胞之異

陳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於吳興長城下若

里

廢帝以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

宣帝以梁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蒲堂室

後主以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於江陵

北齊文宣帝母婁太后既孕每夜有赤光炤室私嘗

怪之及產名之曰侯尼鮮卑言有相子也初婁太后

有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文宣則

夢一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孝昭則



夢蠕龍於地武成則夢龍浴於海

後主母胡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於并州邸

幼主母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

梁太祖以唐太中六年壬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生於陽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來曰朱家火發矣及則廬舍儼然既而鄰人以誕孩告眾咸異之

開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為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十月庚午大明節內外臣寮各以

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內殿開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閤門使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

二年十月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於相國寺

三年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外諸司使咸

有進獻

臣欽若等曰梁太祖實錄自開平四年後不書誕節

末帝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於東京乾化二年三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為明聖節休假三日

名諱

名以制義所以著象類之說諱不偏下所以申臣子之情是知名諱之來古今通道而餘分之在位亦偏方之所奉雖本以嘉稱期於象德或求諸義訓契彼未然蓋成敗之有端若符應之素定然則稽之人事察彼天道諒盛衰之在德豈名稱之足云乎

秦始皇帝名政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

名正以正月旦生故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

始皇時燕人盧生奏周書緯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此為人名及備

胡北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

後主名禪字公嗣譙周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予也嘉耦曰妃

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

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備言具也禪言授也若

言漢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

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吳大帝名權字仲謀

廢帝名亮字子明



景帝名休字子烈

後主名皓字元景一名彭宗字皓宗

宋高祖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

孔子河維識曰空穴無主奇人中女子獨

立又為雙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

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

孝武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

明帝諱彧字體景小字榮期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初明帝諸子在孕皆

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為小字故帝字慧震其餘皇子亦如之

順帝諱準字仲謀小字知觀

南齊太祖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鬪將王子年歌曰欲

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穀中精細者稻即

道也熟猶成也孝經鈞命決曰誰者起視將皆帝之

符應 事具閏位徵應門

武帝諱頤字宣遠小字龍兒

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

海陵王諱昭文字季尚

明帝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

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本名賢明帝輔政後改焉論者

日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術士識之東昏已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天所命矣

和帝諱寶融字知昭

梁高祖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帝初為梁王將受齊

禪沈約言於帝曰識之行中水作天子此乃歷數在

記

簡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

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

敬宗諱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真

後梁宣帝諱瑒字理孫

明帝諱歸字仁遠

召國公諱琮字溫文

陳高祖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

文帝諱蒨字子章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

宣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初文帝謂宣帝曰我

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宣帝因以訪

毛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

以啓之文帝稱善或言後王名叔寶反語爲少福敗  
亡之徵也

東魏孝靜帝諱善見

北齊文宣帝諱洋字子進母武明太后以生帝於晉  
陽樂其後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  
藁然兩頭於文爲高字河邊殺癩爲水邊羊指帝名  
也

廢帝諱殷字正道初文宣命邢邵爲帝名字從而尤  
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  
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

孝昭帝諱演字延安

武成帝諱湛

後主諱緯字仁綱初清河末武帝夢大蝟攻破鄴城  
故索境內蝟膏以厭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  
亡齊徵也

梁太祖諱晃初名温唐僖宗中和三年授宣武軍節  
度使賜名全忠天祐四年受禪下令曰王者創業興  
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或稽其  
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考簡書求於  
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崇一德以徵

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兼於二字且異帝王之稱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况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於明德日光顯契於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玄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

未帝諱頊初名友貞卽位下制曰朕仰膺天聰近雪家讐旋開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群情見迫三讓莫從祇受推崇懼不負荷方欲烝寢廟禋類郊丘合徵定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於文尚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置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於已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虔遵古典詳考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愧嘉名中外群僚當體朕意宜改名鐸貞明中又改爲頊或解云頊字一十一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十月九日亡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六十三 名諱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六十三 名諱 册府元龜 卷之二百六十三 名諱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勳業

自秦承六世之餘烈并吞宇內武功震耀遂建大號  
玄德馮宗室之緒仲謀藉父兄之業遭值世亂分據  
勢勝奄宅吳蜀是為鼎國宋齊梁陳迭王南紀東魏  
北齊創都於鄴莫不因嗷嗷之資糾桓桓之旅或扶



義慷慨或乘機奮發解紛排難夷兇禁暴威懷兼濟  
以成厥功威能驅策賢智而任其謀訓練驍果而盡  
其力勤身征伐以清外侮積日累勞以稔民聽然後  
謳訟咸集嗜欲將至端委揖讓南面而君民者焉

秦始皇帝莊襄王之子

臣欽若等曰自莊襄于已  
上事具列國君部諸門

年

十三代莊襄王立為秦王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  
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  
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招致

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

上廐內少吏官  
名也或曰侍從

賓客謂之  
舍人也

蒙驁王齮

作

庶公為將軍

庶秦

王年少

初卽位委國事大臣元年晉陽反蒙驁擊定之二年

庶公將軍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

又攻魏氏暘有詭四年拔之五年攻魏定酸棗

陳留  
有酸

棗燕虛長平

平一作千汝  
南有長平縣

雍丘山陽

陳留有雍丘縣  
河內有山陽縣

皆拔之取二十城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  
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

居野王阻其山保魏之河內七年蒙驁死以攻龍狐

慶都

慶一  
作庶

還兵攻汲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

趙九年攻魏垣蒲陽十一年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

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橈楊

在并  
州

十三年桓齮攻

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定平陽武城十五年太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屬太原十六年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蓋咸陽面為上地也下井陘山名端和將河内圍邯鄲城羗疵伐趙十九年疵與王翦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二十年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

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王翦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縣名在汝南虜荆王三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遂并天下為始皇帝

蜀先主涿郡涿縣人祖雄父弘世仕州郡臣欽若等曰自弘已

上事具閏位氏號門吳及宋齊已下放此先主少孤好交結豪俠年少爭



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賞累千金乃多與之  
 金財先主繇是得用合徒衆後漢靈帝末黃巾起先  
 主率其屬從較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縣名屬中山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  
 百解綬繫其頸著馬下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  
 遣都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  
 賊力戰有功除爲下密丞後去官後爲高唐尉遷令  
 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  
 與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  
 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爲之下使

客刺之客不悉刺語之而去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  
 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  
 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  
 丸雜胡騎又畧得饑民數千人既到陶謙以丹陽兵  
 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  
 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  
 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  
 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  
 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

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  
 十萬上可以安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  
 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  
 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  
 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  
 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時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  
 天降災殄禍臻鄆州州將

姐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晏  
 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  
 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雄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  
 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  
 之誠副  
 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  
 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

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  
 間近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於海西楊奉韓暹  
 寇徐楊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  
 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遂還小沛復合兵得萬  
 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  
 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  
 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  
 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  
 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王督朱靈路  
 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王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  
 軍董承僻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王未發是  
 時曹公從容謂先王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王方食失匕箸

時正當雷霆先王謂曹公

曰晉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遂與承及長水較尉

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

承等皆伏誅

時承等與先王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義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繇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較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

定計先王據下邳靈等還先王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

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

公為先王眾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

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王先王敗績曹

公盡收其眾虜先王妻子并禽羽以歸先王走青州

青州刺史袁譚先王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王先王

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人將騎道路奉迎身

去鄴二百里與先王相見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

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

曹公應紹紹遣先王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

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收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旣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先主駐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曰平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使先主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

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遜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十一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南征會表病篤託國於先主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先主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先主宜從表言先主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卒其子琮代立遣使乞降曹公不告先主先主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先主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先主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

頭不足以解忿亦取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  
乃呼部曲議或勸先主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  
江陵先主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  
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  
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先主過辭表  
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  
百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  
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  
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

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  
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  
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  
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  
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  
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  
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  
曹公引歸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  
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

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

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為公安 權

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六年

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

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

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楚誰能禁之者乎

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

而曹公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

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

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

策

先主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濶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盡地圖山川處所繇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

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

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曰先主及謀臣龐統進

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

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較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

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

水軍先主并三軍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

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

眾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



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  
 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  
 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  
 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  
 半先主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不  
 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恫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  
 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  
 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已  
 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勅關成  
 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

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  
 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  
 涪據其城璋遣劉蠓冷苞張任鄧貴等拒先主於涪  
 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  
 降先主軍益疆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  
 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  
 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  
 夏雒城破進圍城都數十日璋出降  
 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喬還蜀中殷盛豐樂  
 城門乃開先主以喬為巴郡太守

時璋遣帳下司馬張喬詣先主

穀帛先主復令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  
 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二十  
 年孫權以先主已復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  
 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  
 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遜走巴西先主聞之與  
 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  
 西屬引軍還江州今歲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  
 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  
 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

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  
 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所  
 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  
 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因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  
 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  
 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  
 衆南征積月不拔亡者日多乃引軍還先主遂有漢  
 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是秋羣下上  
 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於是還治成都時關羽攻  
 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群臣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吳孫堅吳郡富春人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擊殺海賊胡玉等繇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歷

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

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

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

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

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卓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雋將兵

討擊之雋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

雋并力奪擊所向無前一云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

分散不知堅所在堅騎驄馬馳還營捨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

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邊章  
 韓遂作亂凉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  
 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  
 事尋拜議郎中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  
 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眾士施設  
 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  
 曹文書必循治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  
 以盜賊付太守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  
 江太守延康從子作宜  
 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  
 諫堅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  
 異國以此獲罪何愧海內乎  
 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  
 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之

程侯董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  
 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獻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  
 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  
 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  
 簿推問意故咨太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  
 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  
 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一云南陽太守張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  
 堅欲進兵恐自後患乃詐得疾舉軍震惶遞呼  
 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入說咨言病因欲以兵付  
 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

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起穿劍罵咨遂執斬之

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董卓遣長史公孫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

時或問堅於袁術術還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術蹶蹶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將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龜池聚兵於陝堅進雒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龜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

諸將軍宜慎之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  
 袁紹遣會稽周暉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  
 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  
 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初平三年表術使堅征荊州劉  
 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  
 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一云堅悉其  
 衆攻表表閉  
 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  
 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水間暗  
 射堅殺之時年三十七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綠山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  
 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表賁為豫州刺史權既稱  
 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策堅之長子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塋曲阿已乃  
 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  
 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  
 召募約數百人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啓以世務  
 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  
 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  
 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陽  
 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  
 報讐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荅曰既素空

劣方君縲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意乃荅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楊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佐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

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卽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較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為謝也繇是軍中益畏憚之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遣策攻康拔之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瑯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其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

以佐明使君經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郎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術表策

為折衝較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鷄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合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白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興請和許之興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興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掌聊戲卿耳興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興有勇力白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

爲丹陽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旣斃少主東顧乃使主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荆南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宛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

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  
 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繇逼而取  
 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  
 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  
 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  
 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  
 牽非類之交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  
 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義致憎苟有益於尊名無  
 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

為吳侯

一云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  
 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

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尊善道求福不回今以  
 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策上表謝曰  
 臣以固陋孤特邊垂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  
 襲爵兼典各郡仰惟榮顧非所克堪興平二年十二  
 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  
 軍將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棟樑臣年  
 七十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折薪之戒  
 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  
 未年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命惟術狂惑為袁  
 惡深重臣馮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受袁

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  
 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  
 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  
 策勸攻勳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

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

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協力討袁術劉表軍  
最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裔女壻黃綺等畏懼曹公不  
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櫃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  
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告羅  
於豫州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借就海昏上  
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借借住曆月纔得  
數千斛借乃復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誅之勳得借  
書便借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  
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  
分遣從兄責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  
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  
萬餘人并術勳妻子上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  
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責輔又於彭  
澤破勳勳求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  
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浙築壘自守言急於劉表求救  
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功大  
破勳勳與借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三千  
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

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  
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  
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  
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林陽太  
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  
程普兼奉業較尉孫權行先登較尉韓當行武鋒較  
尉黃蓋等當時俱進身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  
勢吏士奮擊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遯重  
壅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  
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  
寇惟祖逆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以下  
三萬餘級其赴水弱者二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  
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  
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  
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  
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  
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  
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劫又命楊州刺

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語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陳登為廣陵太守治

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孫策前西征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後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如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荅曰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恚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創甚請張長

史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

權策之弟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較尉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五年策薨以事授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曹公表權為討

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  
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帥昭延俊  
秀聘求名士曾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  
撫山越討不從命初孫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  
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  
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  
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  
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  
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  
怨讐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心懼誅復詭說求

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相瞻願勅執事勿復聽  
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  
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土而吞之遂屠其城梟  
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  
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  
會稽程普討安樂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州秦呂蒙等  
爲劇縣令長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十  
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春權復征黃  
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  
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馮則追梟其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荆州牧劉表死權將曾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

曹公與權書問近者奉辭伐罪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嚮震失色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曹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

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任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十七年城石頭作濡湏塢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湏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州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湏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

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十九年五月權征

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

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

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

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

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鮮

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三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

魯肅以萬人屯巴丘 巴丘今日巴陵 以禦關羽權任陸口為

諸郡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

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

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

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

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

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

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

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

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

馬越津橋得去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

須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

修好誓重結婚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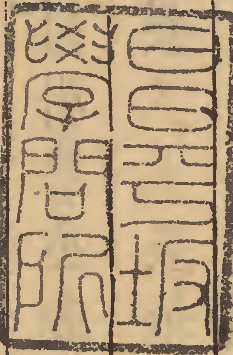
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  
等精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  
已功晟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  
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  
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  
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  
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梯歸枝江夷道還  
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討麥城權使  
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  
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

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  
荊州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  
侯二十五年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是  
年冬魏受漢禪明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權自公安  
都鄂魏文帝策封權爲吳王加九錫又明年正月權  
遣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所斬及投  
兵降者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初權外託事魏  
而誠心不疑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楷與權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張遼滅霸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





呂範等督五軍拒之權遂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使大  
 中大夫鄭全聘劉備於白帝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  
 至後年乃絕八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四月  
 丙申遂即皇帝位



冊府元龜

